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三

吳　潘維城學

公冶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釋文公冶音也長如字可妻七細反下同 箋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後漢郡國志琅邪縣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維城案漢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注或曰薄姑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引昭二十年傳文今本作蒲姑蒲薄一聲之轉左昭九年傳正義引服虔云蒲姑齊也長墓在齊地則當爲齊人明矣而孔注王肅家語並以爲魯人范甯杜預以爲魯公族論語後錄謂公冶襄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是亦謂爲魯人皆非也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釋文縲尤追反紲息

列反本【箋】說文無縲紲字陸德明本唐石經並作紲今作絏絏者避唐太宗諱也論語後錄曰縲即纍也絏即紲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紲一本作羈絏是巳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即纍紲之說欤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為徽兩股為纆於字纍从三田物不過三三股徽者三糾繩也然則纍即徽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集解○釋文刑戮音六宮縚本又作縚同吐刀反【箋】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以世本仲孫獲生南宮縚並引此以其兄之子妻之為證又南宮敬叔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鄭意以南容南宮縚南宮閱南宮敬叔為一人四書賸言云容

與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
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注敬叔本
公族與家語及王肅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
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
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祗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
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姊喪孔子誨兄女又髽
法若是敬叔則此姊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
廟或寢大夫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
容誨也讀史訂疑曰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
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
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
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
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
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
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
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可疑四愚以南宮
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羣經識小曰南宮縚字

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
也敬叔與何忌同母倆敬叔者因孟懿子之弟也周
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
宮也繼城案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
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
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三復白圭憲問篇記南宮
适問羿奡禹稷事夫子稱爲君子又稱爲尚德此邦
有道所由不廢邦無道所由免於刑戮歟至南宮敬
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謚不稱名若孟
懿子孟武伯之類不嘗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
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弦以謹言字妄
郎諱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久亡今所傳乃王肅僞造
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若夫繇
适之並爲南容則适通作括又作韜韜王引之春秋
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括者包容之
倆也史記泰始皇本紀贊泰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
張旻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後漢書蔡邕傳
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

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劒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
韜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為字與名括名韜皆相應
其為一人
無疑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
學行之集解○釋文斯焉於虔反此行下孟反箋史記弟子傳魯宓不齊字子賤論語後錄
曰李洽說不齊姓虙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即
虙犧之後史記列傳作密不齊密與宓古同字後漢
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虙犧字又作伏
是伏與虙又古字通也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
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
自吾之仕未有所以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
哉若人云云者作也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
眾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

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若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是可為取斯之證史記弟子傳引此文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君子哉云云若人作子賤賜作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集解。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簠音甫簋音軌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言語篇注明堂位正義〔箋〕賜也何如史記弟子傳作賜何

人也禮記禮器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論語古義云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陳鱣曰說文槤胡槤也从木連聲是槤爲正字連爲省文輦爲叚音耳釋故云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斗漆亦中蓋亦龜形飾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按鄭謂方曰簠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

集解【箋】左成十三年傳正義服虔曰佞才也阮元揅經室集釋佞曰虞夏書無佞字有壬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爾雅允任壬佞也商周間始有仁字佞從仁仁與仁相近故書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說文佞巧諂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禦人給

又一義段玉裁注巧者技也調者䛕也爾雅義疏以巧調爲一義高材又一義云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昭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維城案許君以巧調高材四字連屬訓佞則當無美義與魯世家以巧代仁之巧似有別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爲不佞則直以爲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主此義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衛靈公篇遠佞人是其證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釋文焉於虔反下同禦人魚呂反箋論語後錄曰屢依字應作婁屢俗字也憎說文云惡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釋文漆音七彫丁僚反本或作凋同

箋四書釋地曰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

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名者惟閔子有若對君之辭憲問疑憲所記南宮适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玆獨曰漆彫開則開爲其字無疑孔注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皆失之過庭錄曰漢書人表作漆彫啟啟當是其名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訛論語發微曰漢藝文志儒家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彫那木漢志並作雕維城案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考史記弟子傳又有漆雕哆字子斂鄭亦謂魯人則開當是其族王肅家語以爲蔡人故與鄭立異耳

子說〔注〕鄭曰喜其志道深也　集解。釋文子說音悅

〔箋〕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鄭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集解詩漢廣正義引作鄭注○釋文桴芳符反由與音餘編竹必緜反又蒲典反栰音伐【箋】漢書地理志東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謂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論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論語後錄曰浮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編竹木楚人曰泭秦人曰撥王逸說說文泭編木以渡也段注周南不可方思傳方泭也郭釋言之舫泭也爾雅字多從俗耳釋水曰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方言曰泭謂之䈄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廣韻引大曰䈄曰筏小曰泭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爲泭也凡竹木蘆葦皆可編爲之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

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下同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材材才哉兩音不解音蟹不復扶又反下同

箋陳鱣曰一曰已下鄭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同音二字俱从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是鄭注也經讀考異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欒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與陳說異維城案欒肇說皇疏不載恐不足據且所引欒說亦未必定於過

字絕句朗陳以一日已下當之亦屬未然考皇疏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云云則亦以過字絕句矣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之過疑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箋】孟武伯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注鄭曰賦軍賦 釋文千乘繩證反下注同 賦鄭云云 梁武云云魯論作傅 【箋】陳鱣曰賦傅同音故魯論詩用鄭從古維城案魯論果作傅則鄭當云魯論作傅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何據治其賦漢書刑法志云兵教已禮誼之謂也論語後錄謂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 左襄二十七年

傳義正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學正義箋論語後錄云左傳唯卿備百邑案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下室爲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故鄭云爾十終爲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雜城案邑有公邑有采邑故爲宰者亦有仕公仕家之別論語釋故曰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爲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六遂舉甸以賅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illegible][illegible]諸侯之國亦然以魯

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單父子游武城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言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則禮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樂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仕往不傳築鄙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偁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偁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爲周禮之縣正

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集解。釋文於朝直遙反【箋】篇曰弟子云公西華魯人束帶立於朝隸釋載孫根碑云束帶立朝徑卽用此語經義考曰左氏桓二年傳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据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爲文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邵氏義疏云位古通作立謂此束帶立於朝卽左傳所謂有位於朝也賓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賈疏要服以內對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言之大行人又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

孤卿大夫士也是則賓者謂來朝之臣客者謂來聘之臣也與賓客言上擯之事釋故云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素積素衣麑裘素韠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略皆然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集解○釋文聞一如字本或作問字非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

論衡問孔篇引此文愈下無對字吾與汝下有俱【箋】字云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論語古義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告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後錄又據新唐書孝友傳任敬臣刻志從學任處權見其文歎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所引論之是當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邢疏孰俗本脫之耳論語述何曰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謙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予晝寢【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今從皇本○釋文宰予羊汝反或音餘晝竹救反寢七荏反鄭曰寢臥息也注文選高唐賦資暇錄【箋】

宰予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羣經義證云記諸賢例舉其字書寢雖過夫子譬之宜道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論語後錄云寢依字當作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寢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臥者始同誤歟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隋侯白注論語李習之筆解同見齊東野語梁武以前無此讀不足據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注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釋文朽香久反彫丁條反腐房甫反琢陟角反畫乎卦反

說文㱙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

箋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朽木說曰一時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爲畫讀爲畫之徵不知其用是何包義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王曰杇槾也二者論雖

施功猶不成也 集解。釋文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圬音烏本或作杇鏝也槾或作鏝末旦反又末丹反塗上之器 箋 杇陸本作圬論語後錄非之云說文解字曰杇可以涂也桼謂之杇關東謂之鏝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並作杇太平御覽以污爲圬四書考異云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涂也皆从木作杇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音義污本又作杇蓋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圬爲積作字也槾爾雅釋文云鏝本或作槾又作墁歸安嚴元照爾雅匡名曰說文金部鏝鐵杇也从金曼聲或从木作槾又木部槾杇也从木曼聲土部無墁字

於予與何誅 釋文於予予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 箋 論衡問孔篇引與亦作予下同說文誅討也討治也言無以治之也

子曰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釋文其行下孟反 箋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

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鄭曰剛謂彊志不屈撓書皋陶謨正義　包曰申棖魯人也集解　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申棖直庚反包云云鄭云云【箋】說文剛彊斷也申棖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申棠一人耳錢宮詹養新錄曰詩俟我堂兮之箋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拜經日記曰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繚鎦勝申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僚字周

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
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棠王肅僞造申
繚一人以當申棠公伯繚二人士孑馯陬紳繼下因
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
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閒卷七載釋文亦同
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又續字
之轉誤棠棖聲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堂詩
箋堂讀爲棖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
家語所改當本作申棠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
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
也蓋申堂是棖不疑句以棖堂聲相近小司馬正據
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棠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
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肅述
論語鄭注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寮注鄭義雖
亡知必與馬同隸續載魯峻石璧殘畫僚以子服景
伯亦在七十子之列並可證公伯寮爲弟子矣王肅
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公伯
僚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爲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

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聞以難鄭者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後錄云魯有申氏申繻申豐是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虔反**箋**說文無慾字王政碑云無申棠之欲則古止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集解**箋**說文加語相增加也維城案左隱三年傳以小加大少陵長爲六逆之二加與陵字法一例不欲亦逆理之舉故馬訓加爲陵也段玉裁說文注以據其上爲引申之義亦與陵義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箋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論語述何云文章謂詩書執禮**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後漢桓譚傳注箋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鄭以為有賢愚吉凶者陽貨篇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也天道潛研堂答問云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與易春秋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性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海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七政變動釋文引作變通論語後錄曰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當時之占書也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恉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為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論語述何曰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雖與中人以下言也不可得而聞也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贊外戚傳師古注匡謬正俗並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常熟錢曾讀書敏求記日高麗有何晏集解妙聞不與漢書傳贊合蓋子貢寓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日知錄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箋 先進篇夫子稱由也兼人蓋謂其聞斯行

之之勇而北北則若其勇行之慨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箋孔文子即仲叔圉衛孔悝鼎銘之文叔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釋文而好呼報反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箋子產公孫成子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謚維城案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謚者例稱謚而此獨稱字其殆未知子產之謚成乎憲問篇蘧伯玉放此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箋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

晏姓平謚名嬰也集解〔箋〕山東通志晏城在濟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仲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集解釋文臧子郎反之守手又反僭子念反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文選七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禮器正義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箋〕韋昭魯語注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居蔡白虎通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語後錄曰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箸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大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曰左傳襄二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鄭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尺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曰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爲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爲大龜乎家語龜名曰蔡此王肅好與鄭難陰拼論語出蔡地之說耳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叡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包鄭同

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

集解　釋

文藻音早水草有文者也棁本又作梲章悅反梁上短柱也㮰音而檽音盈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鄭

曰節㮰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文三年傳正義疊陳鱣

曰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爲據崔應榴說咯同明堂位注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論語後錄曰棁陸德明云本或作棳釋名棳儒也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以名之是棳與棁同字節爾雅作棳說文解字作棳格構櫨也欂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棁爲藻刻節爲山惟天子廟飾見明堂位大夫有之其僭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蓋以此嘉定吳麥雲吳氏禮箸云爾雅宋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㮰謂之楶說文栭構櫨也構壁柱櫨柱上柎也栭

屋櫨也栭㮨枅上標也引爾雅栭謂之楶是節彼皆作楶也又楶說文欂木也梲木杖也不同義玉篇欂梁上楹也梲同上是梲古通用欂藻說文云水艸也重文作藻云藻或从澡繅城楶張衡西京賦云蔕倒茄於藻井斷綠注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藻梲亦猶是歟**何如其知也**其知音智下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釋文慍紆問反**箋**韋昭楚語注子文鬭伯比之子於菟也漢書敘傳於菟作於檡釋地又續曰鬭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其閒有三仕三已之事傳文不備楚世家亦未詳維城翁莊子荀子呂覽史記並以爲孫叔敖事考叔敖爲令尹見左宣十一年傳十八年楚莊王卒史記稱

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纔二三年耳恐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莊荀諸人去春秋時已遠必係傳譌楚語闘且曰昔闘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之三仕三已外傳有明文四書考異謂闘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較爲可信維城謂國語著自邱明亦在莊荀諸人之先又與于張同受業於聖門故其言與論語合也王符潛夫論遏利篇亦云楚闘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其言有饑色云云允足爲無喜色之證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焉於䖍反下同

〔箋〕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

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極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經傳考證曰充此篇敢於詆背孔子可謂非聖無法然謂不知如此焉得爲仁與聖人語意脗合意必夏侯蕭韋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宋翔鳳亦謂論衡多引今文家說此蓋魯論家所傳管鄭讀知爲智所不及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漢書古今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並同鄭義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注

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釋文鄭注云云弑施志反本又作殺同十乘繩證反

箋 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杜預左傳注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論語述何曰春秋

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猶左氏不書未可謂善於事矣有馬十乘四書釋地謂凡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賦千乘則文子采邑殆方一里者百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棄說文云捐也唐石經作弃違說文云離也羣經義證曰宣十年左氏傳凡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記論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箋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

為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謂是也維賊案襄二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莊公見弑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雜像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貿貿然來予故謂爲未知也以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卽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較古論爲長經史問答曰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閒觀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熟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行父音甫賢行下孟反箋韋昭魯語注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論語後錄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思石經同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衞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集解。釋文甯武子乃定反俞羊朱反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釋文則知音智下同箋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知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釋文歸與歸與並音餘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斐然芳匪反

箋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吾不知所以裁之禮記表記正義引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蓋史記爲舊讀正義從鄭讀也四書釋地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哲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屢發是歟邪余謂三年已酉者得之之與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云云蓋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二年戊申蓋復出也狂簡論語後錄謂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案說文解字無狷字應作獧獧餘獧聲相近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裁說文云制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諡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箋邢疏本釋文困學紀聞云少陽篇未詳何書稚城案皇疏云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不言出春秋少陽篇至釋文始云未知陸氏從何得之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釋文乞醯呼西反亦作䤈箋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竢質四書考異蔵厓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

通是也竢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衰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僞其信或僞其直信旣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卽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醯說文解字云酸也作醯以鬻以酒从鬻酒並省从皿皿器也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甕則醯乃醬之酸者非酢也維城案此駮邢疏醋也之說然皇疏已云酢酒也醋古作酢是較皇疏但省一酒字說文云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則酸卽酢之別名不得以叔明說爲非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釋文色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

箋禮記表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四書考異曰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又曾

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皆以足為手足之足不讀將樹反則釋文前一音非也皇疏引繆氏解足為滿足亦非此章皇邢本並有子曰字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箋論語後錄曰劉歆論左氏春秋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丘明與夫子同時人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論語發微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為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為不

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匿怨而友其人釋文匿女力反(箋)廣雅釋詁云匿隱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箋)釋地又續曰子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子曰盍各言爾志**釋文盍戶臘反(注)鄭曰盍何不也文選思玄賦注(箋)禮記檀弓注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釋文憾戶闇反(箋)衣輕裘唐石經作衣裘旁注輕字論語後錄謂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陳鱣亦云因雍也篇致誤潛揅堂原闕曰北齊書唐邕傳熙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

也邪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邪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棄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邪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說文無憾字禮記中庸注憾恨也釋文憾本又作感是知古止作感也經讀考異日近讀從其字絕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一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其敝之而無憾是文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句朱少白云白虎通引無衣字與皇疏同語意直捷深得先賢氣象蓋求敝時己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雜城案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此又一說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箋 無伐善無施勞謙也易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即此意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四書考異謂孔子無以不伐稱顏淵文恐因此誤憶

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文少者詩照反 箋 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卷四引同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信之上者論語述何曰春秋於文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注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集解○釋文訟自用反責也

箋 說文訟爭也易有訟卦武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曰陰與陽爭故曰訟維城案過屬於陰而中心克治之故曰內自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釋文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箋）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爲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楊倞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云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皇疏引衛瓘曰焉猶安也論語後錄云荀子多以焉爲安讀亦通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集解○釋文言任音壬又而鴆反諸侯治直吏反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

侯治國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禮記檀弓正義〔箋〕論語偶記曰此南面與衛靈篇
别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鄭注皆云任諸
侯治蓋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
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
南謂南面之君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
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爲大夫
故南面爲干位此皆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
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注言任諸
侯治治字亦不苟下禮經釋例云此南面指人君亦
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
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
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
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
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
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
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
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經義

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蒞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注可以爲卿[illegible]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引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誤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尤誤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民說亦云使南面如使淶彭閭化之意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鄭曰子桑秦大夫反鄭云桑云子郎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集解○釋文見賢遍反○正義曰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秦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大子同時恐非即公孫枝矣陳鱣謂皇疏引說苑云云正與

子桑伯子大簡合王肅謂書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子曰可也簡**箋說苑修文篇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釋文而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箋以臨民說苑修文篇引作以道民**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集解。釋文大簡音泰注同**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釋文好學呼報反箋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之幸說文云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短命史記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
盡白蚤死不著卒年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
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蕭注校其年
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
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或為設事之辭拜經曰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
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
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
顏淵子路為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
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
矣夫顏淵死云云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
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
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
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

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發首顏淵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陋陳蔡首尾三載訊既歎[illegible]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先嚴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江永孔子年譜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較賊氏後一年者江氏生年從公穀故也若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謂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則按諸經傳無一合者此眞不足辨者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釋文今也則亡

本或無乜字即連下讀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集解○釋文使於所吏反爲其于僞反釜音父六斗四升也【箋】冉子史記弟子傳作冉有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經史問答謂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核之終未必是伯牛也釜據左傳四區區爲釜小爾雅廣量亦云區四謂之釜胡承珙小爾雅義證曰管子輕重篇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據此釜之與區差以五倍則是九區爲釜非四區爲釜然據尹知章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鏂則區數本不同此蓋如今之斗斛同一名而各方大小或異耳

是也周禮㮚人陶人㮚氏並作鬴注鬴六斗四升曰鬴嘉定陳瑑釋量曰攷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案圓內容方方之對角斜弦即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爲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備於舊率爲四尺二寸於密率爲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其積不必於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得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鬴也蓋鬴之爲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鬴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首其底徧漸侈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三等求之皆不合一鬴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鬴實止三斗七斗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鬴

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鬴也見六九齋饌述稾

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集解○釋文庾俞甫反十六斗〔箋〕邢疏以庾卽聘禮之數證包注之訓爲十六斛下截所解皇疏謂尚禮旅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觳案如陶旅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丹陽姜兆錫儀禮補注據考工記注觳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記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梟氏爲量與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器或皆用之以盛米必卽以爲證況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卽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

鏤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斞論語篆竹引錢坫說所云斞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說容古沾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故非方古鏤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斞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邸瑑三斞注疏無明文搜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集解〇釋文秉音丙十六斛也〔箋〕馬以秉爲十六斛與聘禮記注同小爾雅廣量云斛二謂之秉秉十六斛注擁斛也八十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大多也集解〇釋文衣輕於既反大多上音泰或吐賀反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皇疏與之粟九百辭箋沈彤周官祿田考云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卽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鄙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雜城家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大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賦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凡食公田以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舉其大數也不用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

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粟與之而已然則夫子仕魯其未有加田者與晉語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黄丕烈札記武億羣經義證並以此爲異文拜經日記謂此韋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所據論語本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宰食此田粟九百也故韋引論語以釋之鄭注本史記世家江永孔子年譜定公九年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十年爲司空進位爲司寇蓋思於其時爲宰也

子曰毋釋文日毋音無【注】鄭曰毋止其辭讓也禮記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詩采菽正義【箋】說文毋止之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集解【箋】經義述聞曰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經讀考異曰

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辭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藤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不須以毋字作頓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釋文犂牛利之反雜文日犂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騂息營反其舍音捨棄也一音赦

置說文犂耕牛也惠士奇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也

箋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論語騂枝日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職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亦豈得舍之不得

已而思其咎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狄梁雜記云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用始用牛耕犢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从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誤而論語犂牛爲耕牛矣犂與黧異魏策黧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雜色與犂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是犂牛爲耕牛矣經義述聞曰淮南子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高注犂牛不純色卽引論語文爲證案犂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牛之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驪牛矣論語後錄曰依

字犂作犛犂犛之省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直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子且伯牛在聖門德行之科夫子問疾之時痛惜甚至亦何至比諸犂牛錢宮詹養新錄謂充言誕妄不足信是也後錄又曰古者用卜牲必先卜日中者用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爲用春秋左傳曰牛卜日曰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騂大子于岡山之用札僕云汲冢書用紂于南郊春秋成十七年用郊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皆是經傳釋詞云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集解。釋文也與音餘下同決斷丁亂反 疏爾雅釋詁惈勝也郭註作

果云左傳殺敵為果邢氏正義方言惵勇也廣韵云倉頡篇果敢作此惵衆經音義引孫炎云惵決之勝也郝氏義疏亦引衆經音義引蒼頡篇惵慤也云慤亦敢也通作果維城案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為惵之借字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又謂由片言可以折獄則果當兼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曰果注果謂以勇決為之是也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箋論語後錄云藝俗字當作埶維城案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注釋文騫起虔反費音祕邑名箋史記弟子傳閔損字子騫費季氏邑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常熟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論語後錄說文解字作棐玉篇作鄪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譌為于偽反復扶又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無則吾二字汶上音問水名史記弟子傳引無吾字與鄭本合汶上四書釋地云曾氏曰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此汶指徐州言

箋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鄭斾陣至安邱入濰者別又續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為最大孔樸云水以北為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何書地理今釋曰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

流達於臨淸州會漳衞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伯牛有疾（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集解（箋）伯牛見前犂牛章有疾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或云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註故文選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也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集解。釋文自牖由久反（箋）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荊谿任啟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牖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鄉黨圖考曰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疾也

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論語釋故曰家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即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亳社北牖使陰明北惟亳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下自是墉字之說任說是也論語後錄曰伯牛之疾惡疾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者蓋恐人竊致己亦有是疾耳論語竢質曰孔子聖无不通醫有不知醫者孰其乎者切其脈也說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維城案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未必知醫江氏切脈之說姑備一義

曰亡之

箋 義門讀書記曰亡之者言無可以致疾之道漢書宣元六王傳作蔑之新序作末之並連下命矣夫讀論語後錄曰蔑之言滅也易剝蔑貞凶荀爽本作懱亡有滅義故通之札樸云末滅聲相近說文苜讀若末師古漢書註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蓋連下文兩句釋之如此

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釋文矣夫音扶箋白虎通壽命篇曰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傳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羣經義證謂較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維城案史記重命也夫句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句疑亦當時異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鄭曰簞笥也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傳正義○釋文一簞音丹食音嗣一瓢婢遙反笥息嗣反箋簞集解引孔注同鄭故釋文不引鄭云而有笥音陳鱣曰士冠禮疏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其爲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曰漢律令曰單小筐也瓢說文云蠡也段註蠡者𧯷也𧯷字注云蠡之言離方言劉解也一瓠離爲二故曰蠡鄭注鬯人云瓢謂瓢蠡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

曰蠡瓢也九歎瓟瓥蠹於筐簏急就篇蠡升參升半巵觛方言蠡或謂之瓢或謂之簞或謂之㰎則字皆从瓜王伯厚注急就云皇象碑本作盝李本作蠡廣韵齊薺韵皆有蠡士昏禮四爵合卺注云合卺破匏也昏義亦作卺正義云以一瓠分爲兩瓢卺者蒸之假借字然則瓢者瓠之半者也莊子所謂剖之以爲瓢也**在陋巷**釋文陋巷戶降反**箋**說文陋阸狹也𨞒里中道巷篆文从𨛜省經義述聞曰街尻也街巷古字通陋巷、謂隘狹之居卽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維城案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巷一作居亦其證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慎微篇後漢書樊英傳注引巷下並有之中二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釋文其樂音洛**箋**法言學行篇顏氏子之樂也丙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釋文不說音悅〔箋〕後漢書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此文也作者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釋文中道如字一音丁仲反今女音汝畫音獲〔箋〕中道而廢猶禮記中庸云半塗而廢也鄭彼注云廢猶罷止也畫說文云界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集解〔箋〕北堂書鈔六十六引此注作何邵公論語述何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云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集解箋武城南武城也無錫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殆加也子羽傳次曾子者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卽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

寇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鄪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駮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卻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据程啟生說謂襄

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為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啟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為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絃歌臺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釋文女得音汝箋唐石經爾作耳阮元校勘記云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經傳釋詞作耳云耳猶矣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集解

○釋文澹臺徒甘反由徑古定反　鄭曰步道曰徑　史記高祖紀索隱有澹臺滅
明者近讀以有字連下為句經讀考異曰此宜以有
字為貢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以有字句絕語勢正同徑
說文云步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惠氏禮
說曰士師界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慣行徑踰蓋
其一也康成曰徑踰財邪邀疾謂不由正道故禁之
子游稱子羽行不由徑蓋謂其行方也[illegible]徑義證云
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大戴禮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此義謂保身為
孝亦可附證論語後錄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
作邂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猶背也韓
非曰背厶為公又云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
營為厶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
云㫃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㫃
偃其借
字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皇疏【箋】孟之反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其氏非姓也鄭君偶誤耳莊子大宗師篇有孟子反卽之反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集解○釋文而殿都練反【箋】說文奔走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注同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後曰殿詩采菽傳曰殿鎮也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鎮也謂鎮軍後以禦敵也說文重文作脾今作臀段注謂軍後曰殿卽臀之假借字蓋取鎮靜在後之義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釋文祝鮀徒多反宋朝張遙反注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正義箋祝鮀左傳漢書作祝佗據字子魚當以鮀字爲正經義述聞曰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箋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維城案門與戶對文則異散文當通故禮記禮器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謂三百三千皆由誠也彼以戶喻誠此以戶喻道語意相似孟子萬章篇云禮門也惟君子出入是門也門戶爲出入之所共由記言入此言出其義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集解箋禮記表記云喬而野朴而不文卽此意

文勝質則史注包曰史者文多而

質少也集解箋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為文史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為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集解〇釋文文質彬彬彼貧反文質相半也說文作份文質備

鄭曰彬彬雜半貌也後漢馮衍傳注箋陳鱣曰說文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樊省聲許君所偁不古文當从古作份論語後錄謂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鱅況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為今文矣論語述何云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異兩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

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集解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詩萇楚正義箋周書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中平之人孫星衍疏云此三德爲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又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罔之生也幸而免注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罔讀如易通卦驗俱陽曰罔俱陰曰罔之罔維城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强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

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字經讀考異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隸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爲句正可參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集解○釋文好之呼報反下注同樂之音洛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集解○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上魚據反下同上知音智箋漢書古今人表注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集解○釋文知音智下章及注同化道音導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集解○釋文而遠于萬反瀆徒木反本今作黷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正義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維城案朝廷所以臨涖斯民者內之其即示務民義之意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四書考異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荅之不同夫子因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迹三荅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黷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荅之纍語者重在夫子之荅略其

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荅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集解。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仁者樂山箋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嵷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論語後錄曰仁木也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

為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尙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高嵬嵬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

知者動注包曰有進故動也集解

仁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集解。釋文知者樂五孝反下同箋釋文樂五孝反疑誤樂當音洛若讀五孝反則上文已有不煩更音矣論語後錄云兌說也故曰樂

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箋中論夭壽篇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悅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與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集解。釋文行大公周公音泰下同箋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庶幾至道言齊人不如魯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集解。釋文觚不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集疏箋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爵之設當爲斗釋曰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此宜從今文作觚者叔孫通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說文解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䚈觶或从辰觗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

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用也寫者涉上解字注故耳御覽[illegible]引此注云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論語釋故曰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觚木簡也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以其平面言之謂之方以其棱可書之謂之觚然觚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集解箋逝往釋詁文說文同陷說文云高下也一曰陊也又云陊落也从𨸏多聲徐鍇等曰今俗作墮非是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

誣罔自投下也集解 箋 說文欺詐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矣夫音符 箋 經義雜記曰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義門讀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論語述何曰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纘周以俟百世非畔也日知錄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

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天緯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鄭曰矢誓也否不也釋文不說音悅矢之孔鄭繆皆云誓也否鄭繆方有反不也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箋**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又史記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
云云此史記之說亦必有所據若家以孔叢合坊記
義與史記殊雖城冢史記載使請見之辭則非因
大饗明矣孔叢子究係僞書不足據矣古之誓字用易
虞翻注矢誓也否史記作不經義雜記曰太史公自
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
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
人誓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
同心者有如白水前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
之辭所不下當曰更有誓辭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
鄙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
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史記作鄙德釋名否鄙也
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也否鄙亦聲相近羣經音辨厭厭
一音於頰反塞也論語族質曰否讀如否卦之否厭
讀如叔孫豹寢天厭已之厭呂氏春秋貴因覽孔子
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後錄謂釐夫人卽夫人南子

子稱臺靈音之謂歟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浪宮王崧說襍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聵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鎭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爲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爲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

亦通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釋文民鮮仙善反箋

禮記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鮮罕也周禮師氏一曰至德注至德中和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風俗通義過譽篇引中庸上有大哉字論語竢質曰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於此者歎敗學不務者之難得也論語述何曰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釋文博施始豉反箋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下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必也絕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釋文夫人音符注鄭曰方猶道也後漢班虎傳注箋說文譬諭也論語述何曰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三終